又去大熊山

文 / 肖凌之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金秋时节，几位老友，携家带口，又去大熊山。

大熊山是横亘于湘中的一座大山，属雪峰山脉北段，位于娄底新化县北端，与安化县接壤，连绵百里。我们经安化县梅城和乐安盘山而入，最后以大山深处桐子冲的陈家小苑为大本营，在那里吃住游，玩了四天三夜。

小苑，是典型的农家客栈，整洁干净，房主陈家三姊妹待客朴实真诚，让人觉得亲切愉快。由于是旅游淡季，这里没有嘈杂喧嚣，只有山民的劳作和着狗吠与鸡鸣，还有林中的虫声唧唧。小苑后面就是大块的菜地，生机勃勃的蔬菜和店家自养的土鸡、土鸭，喜欢什么、想吃什么，就叮嘱采摘什么、宰杀什么、做什么菜肴。每一餐都是新鲜的、清新的、可口的，吃起来香香的、美美的。

除了享受美味，就是观赏这里的美景。大本营的尽头是春姬峡源头，气候凉爽，景色宜人。我们安步当车，沿着房前户后的石阶一路走一路看，在虫鸣鸟语、潺潺溪水的伴奏下，访着溪边人家的苦与乐，到小溪里抓捞那横行霸道的小螃蟹，体验一曲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桃园之乐，感受一番“清泉石上流，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，别有趣味。

远处的风景，我们就驾车而行。先是盘山而上，来到大熊山顶，在云雾里感受和想象山的雄壮与巍峨。在游客步道上行走，能见度不足 20 米，但莽莽苍苍的原始次生林，濒临绝灭的连香树、金钱柳、罗柏、天师栗等珍贵树种却能不时见到。在山顶上，我们听到一种奇异的轰鸣，犹如飞机起飞降落时发出的声音。走近抬头望去，隐约可以看到巨大的叶片在大风吹拂下不停转动，原来是风力发电传出的声音——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场景。

令同伴们尤为惊喜的是，山顶路旁的草地上居然还生长着茂盛的四叶草。此草又名幸运草，是传说中夏娃从天国伊甸园带到大地上的草，它的每片叶子都有着不同的意义，包含了人生梦寐以求的名誉、财富、爱情及健康。四叶草的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，每人都采摘了一根，寓意着我们都要终生幸运。

再从山顶折回半山腰处的熊山古寺。这里不再被云雾遮蔽，寺庙的形状和结构清晰地呈现。它始建于清雍正年间，清朝光绪年间复修一次，1992 年才迁址于此。在大熊山众多的寺庙庵堂中保存最好、影响最大，一直是善男信女祭祀朝拜的宗教之所。犹值一提的是，寺内矗立着一棵树龄 1400 年以上的银杏树，主干粗大苍老，树冠枝叶繁茂，享有“中华银杏王”之美称。院内还有数十种奇松古柏，麻石铺路，显出古寺的安静、幽雅，宛如一方人间圣地，使我们的心灵平静、淡泊。

再就是抽出半天时间，翻过山顶，沿简易公路绕行数千米，下到山那边的半山腰处。这里人迹罕至，只有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森林画面。我们将车停下，深深呼吸着纯净的空气，像探险家一样走进林中，在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的树林中穿行，全身被浅绿的、深绿的、墨绿的倩影抚摸，满眼被碧森森、翠茸茸、静幽幽的波光笼罩，直到听到山谷中的溪水欢唱。

有溪水就有瀑布，于是我们逆溪而上不停步。大概走了不到一千步，就真的看到飞瀑崩泻、银丝溅落、珠雾飞扬、云蒸霞蔚的场面。停立瀑布前，仰望明珠倾泻、飞虹溅玉，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胜利的喜悦。

两年前的八月，我去过一次大熊山，那是被单位派遣去参加省社科院和省文产办在那里联合举办的“协力推进大梅山地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讨会”。开会的地方是春姬峡山庄，也是幽谷深深、流水淙淙、有瀑有潭。但由于日程安排紧凑，只能是去也匆匆、回也匆匆。

这次就不同了，一切都是那么随心所欲，又是那么自由自在。大熊山是一个宏大的山体，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 40 余座，最高点海拔 1662 米，属湘中最高峰，总面积 7623 公顷，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许许多多古老的神话传说，不同的天气还拥有不同的景观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。几天下来，想看、想听、想触的东西只可能是一鳞半爪，但我们却有一种自主的喜悦和满足的欣慰，更何况它们已美了我们的眸、洗了我们的肺、健了我们的身，养了我们的神、怡了我们的情、醉了我们的心，对大熊山的神韵又有了一番新的领悟。以后，还会寻找机会再去作更全面、更深度的领略的。

柳庄寻风不问柳

文 / 冯丽君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与朋友一道访“晚清第一强人”左宗棠故居柳庄，环水而行却未见几棵柳树，遂问路旁农人，被遥指远处石拱桥畔，抬头一望确有三两棵。又问：“是左公柳吗？”见农人一脸茫然，我心下黯然——此柳定非彼柳，此庄亦非彼庄，来柳庄不问柳，有些遗憾。

按捺住心绪，我们迈进左宗棠府第。穿过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，读破万卷神交古人”的对联，讲解妹子带我们行至一小花厅前，说是小姐们的闺房，便顺势聊起了左公家事。

左宗棠有四子四女，早年因家贫寄居在湘潭岳父家，诞下四个女儿，直到 1843 年才置得现柳庄老宅所在的七十亩薄地，而能让他买得起这块地的，正是他长女左孝瑜未来的婆家。

当年，25 岁的左宗棠在醴陵行馆挥笔写下“春殿语从容，廿年家山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翘首公归”时，不曾想此举竟成就了他与时任两江总督陶澍的一生奇缘。陶澍急召作联人一番畅谈，惊为天人。二人虽得忘年之交，但平生只见过两面，二度会面是左宗棠赴京赶考再次落第，返湘时转道江宁拜见陶澍。一个是位高权重的一品大员，一个是落第举子，或谈国计民生，或切磋道德文章，宾主尽欢，左宗棠没想到对方竟会为其唯一的儿子——七岁的陶桄向他提亲，要娶他六岁的长女左孝瑜为媳。次年，陶澍谢世，临终遗言将幼子托付左宗棠严教。就这样，左宗棠在陶澍老家安化小淹一待就是八年，为陶澍打理家业、教育子弟。也因陶府薪金，左宗棠才能在柳庄置田建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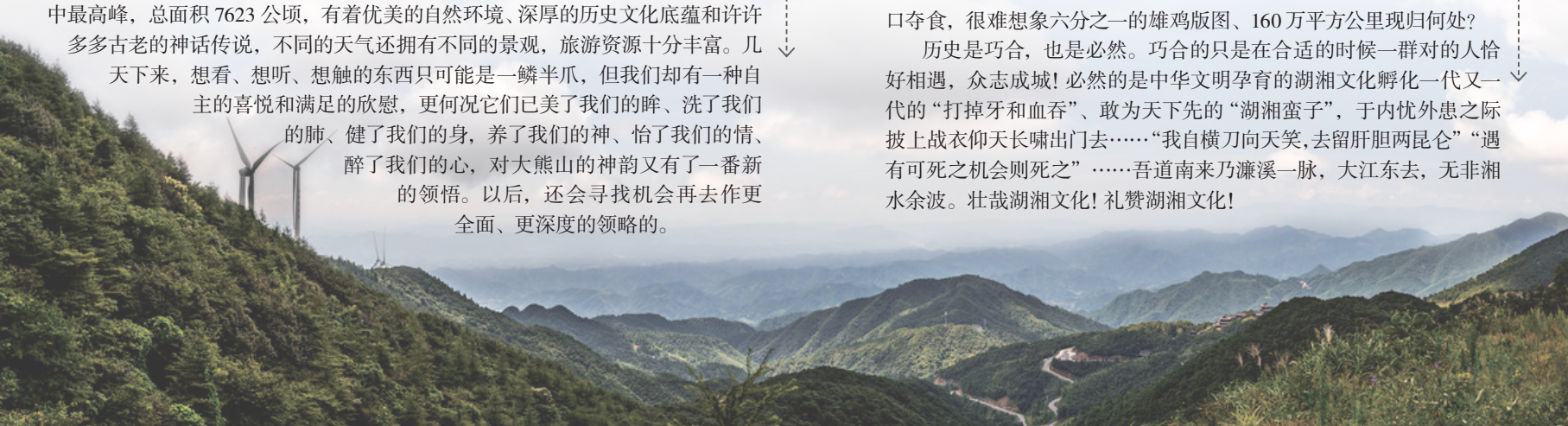
被讲解妹子引至西厢房小厅，墙上有左氏家训：“读书家居为是，断不可令为官，致自寻苦恼”“我廉金不以肥家，有余辄随手散去”“银钱财物多，无益于子孙”等，足见为人父之智慧；再看正面墙上左氏后裔部分杰出代表名录，也多为学界、科技界精英。

迈出院落至堂前天然小砚池，凭风而立，竟有些恍惚，突然想起荷叶塘曾国藩的家教家风。在曾府八宝饭“书蔬鱼猪、早考扫宝”的润泽下，优秀后裔绵延数代而不衰。边走边想，不觉至一小亭，亭联“是好子弟耕田读书，要大门闾积德累善”，原来曾、左两家教风乃出一脉：耕读！

拾级而上至亭心，一抹夕阳正西下，满塘金光粼粼，群山翠微、白墙灰瓦尽收眼底，心旷神怡。塘中小洲如舟泊，想必左公当年常在洲中坐，亦或舟中坐？那夜也是在舟中，37 岁的他与 64 岁的林则徐夜话一宵，成就生命中的另一段奇缘，是为后话暂且不表。此刻我想到的是林则徐的教子联：“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，则增其过。”穿过历史的隧道，三位大咖留给后人的话语竟如此相似，是巧合还是必然？

同伴说人才重要，伯乐更重要，真正成就左宗棠的是其挚友陶澍的七女婿胡林翼。左宗棠与陶、林的风云际会都离不开他。

我却不以为然。德才君子终会遇见，灵魂相近的人就算彼此平行也不会错过。不必推杯换盏，不必你来我往，只要心灵相通，纵是千山万水、江河阻隔，也足以高山流水，足以月下瑶琴！

绝口不言义和事，千秋独有左襄公。左宗棠以 69 岁高龄抬棺出征，底气来自何方？林则徐发配伊犁西行，自勉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福祸避趋之”！1849 年的冬天，凛冽的江风中，林则徐告老归乡途经洞庭，约见左宗棠于湘水之上。渐至人生终点的民族英雄预见俄国会成中华之患，将自己的治疆资料及未竟之志全部托付给终生只谋一面的布衣，并断言：“将来东南洋夷，能御之者或有人，西定新疆，舍君莫属。”惺惺相惜，是为至诚！试想若无两双巨手的传承，若无左宗棠抬棺出征威镇边疆与曾纪泽唇枪舌战外交谈判的“双簧”互奏、虎口夺食，很难想象六分之一的雄鸡版图、160 万平方公里现归何处？

历史是巧合，也是必然。巧合的只是在合适的时候一群对的人恰好相遇，众志成城！必然的是中华文明孕育的湖湘文化孵化一代又一代的“打掉牙和血吞”、敢为天下先的“湖湘蛮子”，于内忧外患之际披上战衣仰天长啸出门去……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“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”……吾道南来乃濂溪一脉，大江东去，无非湘水余波。壮哉湖湘文化！礼赞湖湘文化！